



内 篇 谏 上

庄公矜勇力不顾行义晏子谏第一

【原文】

庄公^①奋乎勇力，不顾于行义。勇力之士无忌于国。贵戚不荐善，逼迕不引过。故晏子见公。公曰：“古者亦有徒以勇力立于世者乎？”晏子对曰：“婴闻之，轻死以行礼谓之勇，诛暴不避强谓之力。故勇力之立也，以行其礼义也。汤、武^②用兵而不为逆，并国而不为贪，仁义之理也。诛暴不避强，替罪^③不避众，勇力之行也。古之为勇力者，行礼义也。今上无仁义之理，下无替罪诛暴之行，而徒以勇力立于世，则

诸侯行之以国危，匹夫行之以家残。昔夏之衰也，有推侈、大戏^④；殷之衰也，有费仲、恶来。足走千里，手裂兕虎，任之，以力凌轹^⑥天下，威戮无罪。崇尚勇力，不顾义理，是以桀纣以灭，殷夏以衰。今公自奋乎勇力，不顾乎行义，勇力之士，无忌于国。立身威强，行本淫暴，贵戚不荐善，逼迩不引过。反圣王之德而循灭君之行，用此存者，婴未有闻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庄公 春秋末期齐国国君。姜姓，名光。执政期间荒淫无道，因与齐大臣崔杼之妻私通，被崔杼杀死。

汤、武：汤，商汤，商朝的开国君王；武，周武王姬发，西周的开国君王。

替罪 替 废弃、消灭。《尔雅·释言》：“替 灭也”。消灭罪恶。

推侈、大戏：人名，均为暴君夏桀时的勇力之士。

费仲、恶来：人名，均为暴君殷纣时的勇力之士。

⑥凌轹（lì）：欺凌、凌践。

【译文】

齐庄公崇尚勇力，不倡导推行礼义。所以凭借勇力的人为所欲为，毫不顾国家法令制度，国亲贵戚不敢陈述善言，近臣不指出君主的过错，因此晏子便去面见庄公。庄公问晏子：“古时候也有凭借勇力在世上立身的吗？”晏子回答说：“我听说，古时候把为了推行礼义而将生死看得很轻的人称为勇；把为了诛灭强暴而不畏凶悍的人才叫有力。所以说‘勇’和‘力’的树立，是为了推行礼义。商汤、武王兴兵讨伐暴虐的君王不是迁逆行为，兼并暴君的国土不是贪心，因为这符合仁义的原则。诛灭凶顽不畏强暴，剪除罪恶不怕其势众，这

才是智勇有力的行为。古代智勇有力的人是遵循礼义的。当今，上面的国君没有推行礼义的美德，下面的大臣没有消灭罪恶的行动，而仅仅以孔武有力立身于世，那么，诸侯照这样做下去必将危及国，大夫这样做就会家破。过去夏朝衰亡的时候就出了推移、大戏，商朝衰败的时候就出了费仲、恶来。这些人脚能跑千里，徒手可以撕裂猛兽。任用这些人，他们只知凭借勇力欺凌天下百姓，滥施淫威屠戮无辜平民。推崇、倡导勇武的暴行，而不倡言仁义道德，这就是夏桀、商纣灭亡的原因，夏朝、商朝也因此而衰败。现在您亲自夸赞勇力，顾不得推行礼义，勇武有力的人，对国家法令制度毫不顾忌。立身于朝廷威声日隆，行为却荒淫残暴。王室贵戚有忠言不能进谏，亲近的臣子见过失不敢直言。完全违背圣贤君王的美德，而仿行亡国之君的暴虐。用这种方法去求得国家的永存，我从未听说过。”

景公饮酒酣愿诸大夫无为礼晏子谏第二

【原文】

景公^①饮酒酣，曰：“今日愿与诸大夫为乐饮，请无为礼。”晏子蹴然^②改容，曰：“君之言过矣！群臣固欲君之无礼也。力多足以胜其长，勇多足以弑其君，而礼不使也。禽兽以力为政，强者犯弱，故曰易主。今君去礼，则是禽兽也。群臣以力为政，强者犯弱，而曰易主，君将安立矣？凡人所以贵于禽兽者，以有礼也。故《诗》曰：‘人而无礼，胡不遄死。’礼不可

无也”。公佞而不听。少间，公出，晏子不起；公入，晏子不起。交举则先饮。公怒色变，抑手疾视曰：“向者^⑤夫子之教寡人，无礼之不可也。寡人出入不起，交举则先饮，礼也？”晏子避席^⑥，再拜稽首而请曰：“婴敢与君言而忘之乎？臣以致无礼之实也^⑦。君若欲无礼，此是已。”公曰：“若是，孤之罪也。夫子就席，寡人闻命矣。”觞三行，遂罢酒。盖是后也^⑧。飭法修礼，以治国政，而百姓肃也。

【注释】

景公：齐庄公异母弟，名杵臼。崔杼弑庄公后，立为齐国国君。在位期间淫乐无度，大兴酷刑，尚可听晏子劝谏。在位 57 年，晏子辅佐 40 余年。酒酣：酣，沉酣畅快。酒酣，喝酒兴致正浓。

蹶（cù）然：惊悚不安的样子。

弑（shì）：古时臣子杀君王，子杀父，以下犯上杀人曰弑。

胡不遄（chuán）死：胡，疑问代词，为什么。遄，快点，急速。

⑤向者：过去，以往。

⑥避席：站起来，离开座位。

⑦致无礼之实：实，果实，结果。这就是去礼的结果。

⑧盖是后也：盖，发语词，无意义。是，代词，此，这。从此以后。

【译文】

齐景公和诸大臣饮酒到兴致正浓时高兴地说：“今天我要和各位大夫高高兴兴地饮酒，请大家不要拘于礼节。”晏子惊悚不安表情严肃地说：“君主的话错了，在座的各臣子固然希望君王不拘礼节。臣子中力气大的足够以力欺凌长辈，勇猛的足可以以其勇猛杀死国君，然而礼不允许这样。禽兽群中就是以强壮威猛者为首领的，强的侵犯弱的，所以每天都在

改换首领。现在君主丢弃礼法，便和禽兽一样了，群臣凭借勇力管理朝政，强大的欺凌弱小的，而每天更换国君，君主将如何安身立命呢？人之所以比禽兽高贵，是因为人讲礼仪，所以《诗经》说：‘人如果不讲礼仪，还不如快点死去。’礼不可以没有呀。”景公背过身去不听晏子的话。过一会儿，景公出去，晏子不起身相送；景公回来，晏子也不起身迎接，俩人举起杯子，晏子不让景公自己先饮。景公很生气，手按着几怒目看着晏子，说：“先生以往告诉我，人不能没有礼节。我出去进来你不起立致意 俩人举杯你先饮 这合乎礼仪吗？”晏子站起来离开座位，两次叩首跪拜而后恭敬地说：“我敢把给您说过的话忘掉吗？我只是想把您所说的不拘于礼节的结果表达出来而已。君王如果丢弃礼仪，就会如此。”景公说：“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这是我的过错。先生请入座，我听从你的劝戒了。”酒过三杯，就结束了酒宴。从此以后，景公便整饬法度，修明礼治。以此治理国家，使百姓恭敬而有礼了。

景公饮酒醒三日而后发晏子谏第三

【原文】

景公饮酒醒^①三日而后发。晏子见曰：“君病酒乎？”公曰：“然”。晏子曰：“古之饮酒也，足以通气合好而已矣。故男不群乐以妨事，女不群乐以妨功，男女群乐者，周觴五献^②，过之者诛。君身服之，故外无怨治，内无乱行。今一日饮酒而三日寝之，国治怨乎外，左右乱乎内。以刑罚自妨者，劝乎为非，以赏

誉自劝者，情乎为善；上离德行，民轻赏罚，失所以为国矣，愿君节之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醒 (chéng)：酒醒后出现的困惫如病的状态。这里作醉酒解。

周觴五献 觴 古代饮酒器。五献 互相敬酒五次。

【译文】

齐景公饮酒醉，三天以后方醒过酒来。晏子拜见齐景公说：“君主酒醒后难受了吧？”景公说：“是。”晏子说：“古时候的人饮酒，足以通和气血，联络感情就适可而止了。所以男子不聚众作乐以妨害耕作，女子不聚众行乐，以妨害纺绩、刺绣，男女在一起饮酒，以相互敬酒五次为限，超过限度的会受到重责。君主带头躬行这一准则，所以朝廷之外没有积怨，朝廷之内没有昏乱的行为。现在一日饮酒，醉卧三天，国家政事外遭谤怨，左右大臣内部作乱。因惧怕刑罚而自律言行人，肆意为非作歹；以荣获赏赐、名誉而自励、自强的人，也懒于做善事了；君主离开了德行，百姓轻视刑罚，这样就失去了治国的准则，恳请君主节制饮酒！”

景公饮酒七日不纳弦章之言晏子谏第四

【原文】

景公饮酒，七日七夜不止。弦章^①谏曰：“君欲饮酒七日七夜 章愿君废酒也 不然 章赐死。”晏子入见 公曰：“章谏吾曰‘愿君之废酒也 不然 章赐死。’如是而听之 则臣为制也 不听又爱^②其死。”晏子曰：

“幸矣，章遇君也！令章遇桀纣者，章死久矣。”于是公遂废酒。

【注释】

弦章 齐景公时大臣 事景公 善于讽谏。

爰 怜惜。

【译文】

齐景公饮酒连续七天七夜不停。弦章劝谏说：“君主纵欲饮酒已七天七夜，我恳切愿望君主停止酗酒，不然，就赐臣一死。”晏子进来拜见景公，景公说：“弦章劝谏我说‘恳请君主停止饮酒，不然，就赐我死。’如果我这样听从了他的劝戒而停止了饮酒，那么，君主就要受臣子制约了；不听他的话，又舍不得他死。”晏子说：“幸运啊，弦章遇到您！假使弦章遇到了暴君夏桀、商纣，他早就死了。”于是景公就停止饮酒。

景公饮酒不恤天灾致能歌者晏子谏第五

【原文】

景公之时，霖雨十有七日。公饮酒日夜相继。晏子请发粟于民，三请，不见许。公命柏遽^①巡国，致能歌者。晏子闻之，不说^②，遂分家粟于氓，致任器于陌，徒行见公曰：“十有七日矣，怀宝乡有数十^③，饥氓里有数家，百姓老弱冻寒不得短褐，饥饿不得糟糠，敝撤无走，四顾无告，而君不恤，日夜饮酒，令国致乐不已，马食府粟，狗彘刍豢^④，三保之妾，俱

足梁肉。狗马保妾，不已厚乎？民氓百姓，不亦薄乎？故里穷而无告，无乐有上矣；饥饿而无告，无乐有君矣。婴奉数之笈^⑤，以随百官之吏，民饥饿穷约而无告，使上淫涵失本而不恤^⑥，婴之罪大矣。再拜稽首，请身而去，遂走而出。公从之，兼于途而不能逮，令趣驾追晏子，其家，不及。粟米尽于氓，任器存于陌，公驱及康内^⑦。公下车。从晏子曰：“寡人有罪，夫子倍弃不援^⑧，寡人不足以有约也，夫子不顾社稷百姓乎？愿夫子幸存寡人，寡人请奉齐国之粟米财货，委之百姓，多寡轻重，唯夫子之令。”遂拜于途。晏子乃返，命稟巡氓，家有布缕之本而绝食者，使有终月之委；绝本之家，使有期年之食，无委积之氓，与之薪燎，使足以毕霖雨。命柏巡氓，家室不能御者，予之金；巡求氓寡用财乏者，死^⑨三日而毕，后者若不用令之罪。公出舍，损肉撤酒，马不食府粟，狗不食膾肉^⑩，辟拂嗛齐^⑪，酒徒减赐。三日，吏告毕上，贫氓万七千家，用粟九十七万钟，薪燎万三千乘；怀宝二千七百家，用金三千。公然后就内退食，琴瑟不张，钟鼓不陈。晏子请左右与可令歌舞足以留思虞者^⑫，退之，辟拂三千，谢于下陈，人待三，士待四，出之关外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柏遽：即伯遽，景公近臣。

说（yuè）通“悦”。

怀宝：王念孙注“怀宝”当为“坏室”。

履 (yàn) : 饱。

⑤筴 (cè) : 策的异体字。筴：简策。

⑥淫湎：沉溺酒色。本，指百姓。

⑦康内 大路。“五达谓之康”。

⑧倍：通背，背弃。

⑨死：应为比。

⑩饘 (zhān) : 厚粥。

⑪辟拂 嗾齐：辟拂，侍御幸臣。嗾通歉，减少，减损。齐通资，指俸禄。

⑫虞：虑之误。留：耽搁。

【译文】

齐景公时，有一年连阴雨一直下了 17 天。景公却夜以继日地饮酒。晏子多次请求向灾民发放救济粮，景公都没有允诺。景公反而命令柏遽巡察全国，寻求能歌善舞的人。晏子听到此事后，很不高兴，于是把自家的粮食发放给灾民，并把盛载粮食的器具陈放于路旁，步行去见景公说：“大雨下了 17 天，一个乡损毁的房屋就有数十家，一个里就有数户饥民，年老体弱的人没有御寒的粗布短衣，饥饿的人连糟糠也吃不上，步履艰难无法行走的人盲然四顾，无处诉说难情。君主不怜悯百姓，日夜饮酒行乐，无休止的让全国选送能歌善舞的人，宫中马匹吃着府库的粮食，猎狗饱食牛羊肉，后宫嫔妃有足够的粮食肉品。这样对待狗马嫔妃不是太丰厚了吗？而对待百姓不是太苛薄了吗？乡里的百姓贫苦难耐，哭诉无门，就会厌恶君主；饥饿而无处求援就会怨恨君主。我作为手捧简策、百官跟随的宰相，让老百姓啼饥号寒无处投诉，听任君主沉溺酒色无视百姓苦难毫不怜悯，我的罪过实在太

了”。晏子下身跪拜，请求辞职，快步走出宫门。

景公徒步追赶晏子，无奈道路泥泞行走艰难怎么也赶不上晏子，就命令赶紧驾车追赶，直追到晏子家，也没有追上，只见晏子家里的粮食都分给了灾民，盛载粮食的器具全摆在路旁。景公又追到大路上，才追上了晏子。景公下车跟在晏子后面说：“我有罪过，不值得先生屈驾，先生可以抛弃我，不辅助我，难道先生可抛弃国家和百姓吗？希望先生保全我，我请求拿出齐国的粮食财物，分发给百姓，给多给少，谁轻谁重只听先生一人调用。”景公当路躬身恳请，晏子才同意返回国都。命令稟去巡视灾民，家里有桑麻粮种而没有粮食吃的人家，发给足够一个月食用的粮食，没有种子的人家，发给够吃一年的粮食。没有积蓄柴草的人家，发给他们柴草，使他们可以渡过霖雨的灾期。命令柏遽巡视百姓，房屋毁坏不能抗御风雨的，发给钱。限期三天寻找百姓中缺少用度，经济困难的人，超过期限巡视官员当以不用心执行命令治罪。

景公离开宫室，减少肉食，撤销宴饮，马匹不吃府库的粮食，猎狗不吃肉粥，后宫削减美味食品，陪同景公饮酒的近臣减少薪俸。三天后，巡视官员完成任务上报情况：贫苦灾民共有 17000 家 发放赈济粮 97 万钟 柴草 13000 车；房屋毁坏的有 2700 家 发放救济金 3000。景公移回宫内 减少食用，不再弹琴瑟、敲钟鼓行乐。

晏子请求将左右嫔妃与足以使景公留恋的歌舞伎遣退。后宫裁减侍从舞女 3000 名，舞女限期三天，侍从限期四天，全部遣送宫门之外。

景公夜听新乐而不朝晏子谏第六

【原文】

晏子朝 杜扃望羊待于朝^①。晏子曰：“君奚故不朝？”对曰：“君夜发不可以朝。”晏子曰：“何故？”对曰：“梁丘据扃入歌人虞，变齐音。”晏子退朝，命宗祝修礼而拘虞。公闻之而怒曰：“何故而拘虞？”晏子曰：“以新乐淫君。”公曰：“诸侯之事，百官之政，寡人愿以请子。酒醴之味，金石之声，愿夫子无与焉。夫乐，何必夫故哉？”对曰：“夫乐亡而礼从之，礼亡而政从之，政亡而国从之。国衰，臣惧君之逆政之行。有歌，纣作《北里》幽厉之声^③，顾夫淫以鄙而偕亡，君奚轻变夫故哉？”公曰：“不幸有社稷之业，不择言而出之，请受命矣。”

【注释】

杜扃(jiōng)：人名，齐景公侍臣。望羊，远视也。

变齐音 改变了以往传统的齐国音乐。

幽厉之声 幽 周幽王 厉 周厉王 周代有名的残暴淫佚的亡国之君。幽厉之声 指幽王、厉王时的音乐。

【译文】

晏子上朝，见侍臣杜扃在朝堂外望着远方。晏子问：“君主什么原因不临朝理政呢？”杜扃回答说：“君主昨夜兴奋异常，睡不着觉，不能早朝。”晏子说：“君主为什么睡不着？”杜扃回答说：“梁丘据悄悄引新的歌手舞伎进宫，演奏改变齐

国古典传统曲调的乐曲。”晏子离朝后 命令宗祝依据礼法拘捕了歌手虞。景公听到这一消息后大怒说：“为什么拘捕歌手虞？”晏子说：“因为他用新的音乐侵淫扰乱君心。”景公说：“诸侯间送往迎来的事 治理百姓的政务 我愿意求教于先生。品尝美酒，欣赏音乐的事希望先生不要参与。欣赏音乐，何必一定要听旧曲调呢？”晏子回答说：“礼乐淫靡 礼仪就跟着紊乱，礼仪紊乱了政治就会腐败，政治腐败了国家就要衰亡。国家衰微，我怕君主背离政治教化的德行。历史上也有有关歌乐的故事，殷纣王作《北里》曲，周幽王、周厉王作淫逸乐曲，回顾往事以淫靡鄙下的乐曲惑乱君心而导致国家灭亡的惨剧 君主难道还轻视改变传统礼乐的害处吗？”景公说：“我侥幸掌握了国家权柄 未加考虑说了一些混话 我愿意接受你的教诲了。”

景公燕赏无功而罪有司晏子谏第七

【原文】

景公燕赏^①于国内，万钟者三，千钟者五，令三出，而职计莫之从。公怒，令免职计，令三出，而士莫之从。公不说。晏子见，公谓晏子曰：“寡人闻国君者，爱人则能利之，恶人则能疏之。今寡人爱人不能利，恶人不能疏，失君道矣。”

晏子曰：“婴闻之 君正臣从谓之顺 君僻臣从谓之逆。今君赏谗谀之民，而令吏必从，则是使君失其道 臣失其守也。先王之立爱 以劝善也 其立恶 以

禁暴也。昔者三代之兴也，利于国者爱之，害于国者恶之，故明所爱而贤良众，明所恶而邪僻灭，是以天下治平，百姓和集。及其衰也，行安简易^③，身安逸乐，顺乎己者爱之，逆乎己者恶之，故明所爱而邪僻繁，明所恶而贤良灭，离散百姓，危覆社稷。君上不度^④圣王之兴，而下不观情君之衰，臣惧君之逆政之行，有司不敢争，以覆社稷，危宗庙。”

公曰：“寡人不知也，请从士师之策。”国内之禄，所收者三也。

【注释】

燕赏：燕通“宴”，设宴赏赐。

恶(wù)：厌恶、讨厌。

简易：轻率，怠慢。

度(duó)：思考，考虑，思忖。

【译文】

齐景公在都城内设宴行赏，获万钟粮食赏赐的有三人，获千钟粮食赏赐的有五人，命令发出多次，而职计都没有执行。景公大怒，下令罢免职计，命令多次发出，而士师也不执行。景公很不高兴。晏子拜见景公，景公对晏子说：“我听说执掌国家大权的君王，爱谁就能使谁受益，厌恶谁就可以罢免谁。现在我宠爱的人不能受益，我讨厌的人不能罢免，已经失去了执掌大权的权柄。”

晏子说：“我听说，君行正道臣子服从叫做顺，君行邪僻臣子盲从叫做逆。现在君主赏赐阿谀奉承的奸人，而命令下属一定照办，就是使君主丧失准则，臣子放弃职守了。先王

确立所爱，为的是勉励人们向善，明确其所恶，为的是禁绝暴戾行为。过去夏商周三代之所以兴盛，是因为国君凡有利于国家的人就爱他，有害于国家的人就疏远他，所以昭明所爱，通达贤良的人就增多；昭明所恶，奸邪的人就灭迹，因而天下政治清明，百姓祥和安居。等到衰败的时候，国君个个纵欲享乐，行为轻率怠慢，顺从自己的人就喜欢他，违背自己意愿的人就疏远他，所以昭明所爱，奸邪的人就增加，昭明所恶，贤能的人就愿迹，以致百姓逃亡离散，国家濒临颠覆。君主上不考虑先贤圣王兴盛的原因，下不观察昏君亡国的实例，我惧怕君主违背治国的行为，有关官吏不敢争谏，而致使国家覆亡，危及宗庙。”

景公说：“我不明智啊，请按士师的办法办。”国内赏赐的禄米，大部分已收回。

景公信用谗佞赏罚失中晏子谏第八

【原文】

景公信用谗佞^①，赏无功，罚不辜。晏子谏曰：“臣闻明君望圣人而信其教，不闻听谗佞以诛赏。今与左右相说颂也，曰：‘比死者勉为乐乎？吾安能为仁而愈黥民耳矣！’故内宠之妾，迫夺于国，外宠之臣，矫夺于鄙^③，执法之吏，并荷百姓。民愁苦约病，而奸驱尤佚，隐情奄^⑤恶，蔽谄其上。故虽有至圣大贤，岂能胜若谗哉！是以忠臣之常有灾伤也。臣闻古者之士，可与得之，不可与失之；可以进之，不可与退之，

臣请逃之矣。”遂鞭马而出。

公使韩子休追之，曰：“孤不仁，不能顺教，以至此极，夫子休国焉而往，寡人将从而后。晏子遂马而返。其仆曰：“向之去何速？今之返又何速？”晏子曰：“非子之所知也，公之言至矣。”

【注释】

谗佞（ning）：以谗言陷害别人的小人。

②黥（qing）民：黥，古代的一种刑罚，在面额上刺黑色的字。

矫夺于鄙：鄙，边远偏僻的地方。矫夺，巧诈豪夺。

奸驱尤佚（yi）：奸驱，奸慝。

奄通掩。”

【译文】

齐景公信赖重用以谗言惑众播弄是非的小人，赏赐无功的人，惩罚无罪的人。晏子进谏景公说：“我听说贤明的君王仰慕圣贤的德行而信奉他们的教诲，没有听说信奉谗言伪善者的话来决定诛杀与赏赐的。现在君主与左右的人相互取悦讲宽容，说：‘临近死亡的人尚且竭力寻求欢乐，我们怎么能为了仁义而生活的比罪犯还不如呢？’所以宫内受宠的嫔妃在国君左右肆无忌惮地掠夺，外边受宠的臣子在地方上巧取豪夺，执法的官吏也一起苛刻虐待百姓。百姓悲愁忧困贫病交加，而潜藏的奸人更加猖獗，隐瞒真情，掩盖罪恶，欺哄蒙骗君主，即就是有至圣大贤，哪里能克制这些善于谗言的奸贼呢！所以忠诚的臣子常常受到伤害和灾祸。我听说古代的士人，国君亲近就能得到他们，国君不亲近，就失去他们；国君亲近，他们就进身，国君不亲近，他们就隐退。现在我请求离开这里了。”说完策马就跑。

景公命韩子休追赶晏子，说：“我不仁不义，不能听从教诲，因此到了极度昏庸的地步。先生要是丢下国家不管，他跑到哪儿我也随后跑到哪儿。”晏子听了这些话，又立即策马返回。晏子的仆人问：“刚才离开的时候怎么那么快？现在返回为什么又这么急？”晏子说：“这你不懂，是景公的话说得太好了。”

景公爱嬖妾随其所欲晏子谏第九

【原文】

翟王子羨臣于景公，以重驾^① 公观之而不说也。嬖人嬖子^②欲观之，公曰：“及晏子寝病也。”居囿中台上以观之，嬖子说之，因为之请曰：“厚禄之！”公计诺，晏子起病而见公，公曰：“翟王子羨之驾，寡人甚说之，请使之示乎？”晏子曰：“驾御之事，臣无职焉。”公曰：“寡人一乐之，是欲禄之以万钟^③，其足乎？”对曰：“昔卫士东野之驾也^④，公说之，嬖子不说，公曰不说，遂不观。今翟王子羨之驾也，公不说，嬖子说，公因说之；为请，公许之，则是妇人为制也。且不乐治人，而乐治马，不厚禄贤人，而厚禄御夫。昔者先君桓公^⑤之地狭于今，修法制，广政教，以霸诸侯。今君，一诸侯无能亲也，凶岁年饥，道途死者相望也。君不此忧耻，而唯图耳目之乐，不修先君之功烈，而惟饰驾御之伎，则公不顾民而忘国，甚矣！且

《诗》曰：‘载骖载駟 君子所诫⑥。’夫驾八固非制也⑦，今又重此，其为非制也，不滋甚乎！且君苟美乐之，国必众为之，田猎则不便，道行致远则不可，然而用马数倍，此非御下之道也。淫于耳目，不当民务，此圣王之所禁也。君苟美乐之，诸侯必或效我，君无厚德善政以被诸侯，而易之以僻⑧ 此非所以子民、彰名、致远、亲临国之道也。且贤良废灭，孤寡不振，而听嬖妾以禄御夫以蓄怨，与民为仇之道也。《诗》曰：‘哲夫成城 哲妇倾城⑨。’今君不免成城之求 而惟倾城之务，国之亡无日至矣。君其图之！”公曰：“善”。遂不复观，乃罢归翟王子羨，而疏嬖人嬖子。

【注释】

重（chóng）驾：用超过礼仪制度规定的马匹数量驾车。

嬖子：景公的宠妾。

万钟：钟，古量器，合六斛四斗，按“十斗一斛”计约合64斗。

东野：人名，卫国人，善于驾御。

⑤桓公 即齐桓公 姜姓 名小白。重用管仲 使齐国成为诸侯霸主。

⑥诫：应作届。

⑦驾八固非制也 夏制 天子六马 所以驾八已是违背礼仪制度的。

⑧僻：邪僻。

⑨哲夫、哲妇：多谋的男人，多虑的女人。

【译文】

翟王子羨当了齐景公的臣子，用双倍数量的马驾车，景公看到之后很不高兴。景公宠妾嬖子想看翟王子羨的车，景公说：“等到晏子生病卧床时看吧。”于是晏子生病时嬖子在园林中的高台上观看了翟王子羨的车，嬖子很高兴，并向景